

桑葚 满树诗

Fructus Mori

文/姜欣

吐鲁番赛尔克甫村的村支书阿合买提给我来电话：“桑葚熟了，村子里的老乡们都在念叨你，你快回来吃桑葚吧。”

赛尔克甫村是我援疆期间对口扶贫

的维吾尔村，是国家传统村落和特色村寨，村子里尚保存有几百年前的古民居、古土窑和古桑树。印象最深的是那棵有600年历史的古桑树，树干粗壮苍劲、饱经风霜，树叶却仍然郁郁葱葱，就像一个维吾尔族老人，有一种穿越时代的苍凉悠远和温厚缠绵，深藏着岁月的烟尘却风云俱净。到了五月，这样的老桑树照样能结出丰硕的果子，当摘下老桑树上那甜到心坎的桑葚的时候，我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生命的坚韧顽强。

桑葚闯入我的记忆，最初是在上大学的时候。那时，我在岳麓山下读书，课后邀三五同学从后山上到顶峰，绿色的风轻拂我们年轻的长发，各种花香、果香、草香充盈着我们青春的梦想。有同学不知从哪里采来紫红色的桑葚，吃一口，那个酸涩啊……之后，我再没有尝过桑葚，就觉得那酸涩的感觉，很像我们那再也回不去的青春时光。

直到到了吐鲁番，我才知道桑葚是这般的甜。无论是乳白色的，还是紫红色和紫黑色的桑果，一律甜到肺腑。五月，我的家乡长沙整场细雨纷纷，而吐鲁番却总是阳光灿烂。我穿着夏天的裙子，到维吾尔族的老乡家里去。他们总是有一个很大的院子，院子里是他们平顶阴凉的砖木结构的住房，门楣上镶嵌着大朵大朵的花儿，窗棂上是各种几何图形，大大的板床摆在院子中间，我们盘腿坐在板床上，阳光透过院子里的桑树、杏树照在我的裙子上，那光与影在上面散发出斑斑点点的欢喜。老乡会在院子里的桑树上为客人打下食物来，他们的工具是一根长棍和一个大大的布单，用棍子在硕果累累的桑树一捣，桑葚哗啦啦地掉到铺在地上的大布单上，再用盘子装上，端到板床上即可。那时候，我很惊讶，这东西不用洗的吗？老乡告诉我，新鲜的桑葚皮很薄，一洗就破，所以，老乡们只是把外表上的灰尘吹掉就直接吃。很多小孩放学回家的路上，会一路采摘桑葚，边摘边吃，回到家来，小书包和小肚子都是鼓鼓的。我带着老乡家的桑葚回到住所，还是决定要洗干净再吃，但不知为什么，那细嫩的桑葚被我精心洗过后，皮破了，肉也融了，真的少了很多新鲜细嫩的感觉。我曾经想让湖南家乡的亲人也尝尝这新鲜的果实，可是经过长途飞行后，桑葚容颜尽失，我百般呵护带回家的宝贝早已没了它在树上时的色泽和馨香。

我告诉我家乡的亲人和朋友，吐鲁番有世界上最甜的水果，可是所有新鲜的东西都最好在本地吃，在树上、在田里摘着吃，你会感觉到甜蜜的果汁刹那充盈在口腔的幸福味道。

桑葚细嫩，不好保存，却因为其营养价值丰富而广受欢迎。于是，新鲜的桑葚被制成了桑葚酱、桑葚干、桑葚汁、桑叶茶和桑葚酒。赛尔克甫村的



扫一扫，转发美文

老乡知道我睡眠不好后为我熬的桑葚汁，就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贴心的安慰，我晚上果然睡得踏实而香甜。有一个援疆干部告诉我，他晚上在家看电视，随手吃了一包桑葚干，在沙发上就睡着了。其实，桑葚的食用和药用价值远不止香甜的口感和安眠的作用，只是，那时的我们远离家乡和亲人，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晚，这甜蜜贴心的桑葚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慰藉啊。

我住在赛尔克甫村的第一个晚上，突然起了大风。风拍打着窗棂，外面山呼海啸，我一夜未眠，担心着那满树的桑葚会不会掉落。第二天，果然看到地上到处都是桑果。这些桑果糖分太高，掉到地上就成了黏糊糊的浆汁，让我惋惜不已。不过，村子里的人却是镇定自若，就像接受大自然给予他们最甜的果实一样，安然地接受着所有的风沙酷暑，在大自然面前，他们沉默而坚定。每年春天的风沙，如庸常岁月的叠加，对本地人来说已司空见惯，而我却凭空多了很多思绪……

大风之后，我挨个地走访赛尔克甫村的贫困家庭，与他们聊天，听他们歌唱。他们的生活简单清贫，然而他们天性中对生活的态度却是无忧无虑、天真快乐的。坐在他们的板床上，他们会从墙上摘下维吾尔族特有的乐器都塔尔、热瓦甫、弹布尔和手鼓弹奏出各种曲子，歌声和舞蹈也同时登场。最耳熟能详的是一段叫做“那孜库姆”的歌舞，它是在吐鲁番听得最多也最喜欢的一段歌舞，它既是维吾尔族大型音乐史诗《十二木卡姆》的组成部分，又是产生于吐鲁番的独立的民间表演形式。“那孜库姆”的音乐一响起，那独有的幽默诙谐、欢乐夸张的曲调和舞蹈，就像一把烈焰瞬间点燃全场，那种纵情至极的狂欢，让你真切感受到人与天地万物融于一体的不绝的精神。当然，吐鲁番也有忧伤的歌。那些我听不懂歌词的咏诵爱情的歌曲，渗透着丝丝缕缕的忧伤和温情，那肝肠寸断的爱，那生命相依的爱，常常让我热泪盈眶。

在吐鲁番，我认识一位盲人歌手依不拉音。那是春分时节，维吾尔族老乡把这一天视作迎接春天到来的节日，叫做“诺肉孜节”。这一天，他们要在家里煮上各种食物和佐料混合的稠粥，称作“诺肉孜饭”，然后身着节日的盛装，举行“麦西来甫”（维吾尔语中意为“集会”、“聚会”——编者注）庆祝春天的到来。我就是在欢乐的“麦西来甫”上看到盲人歌手依不拉音的。他把韩国歌手鸟叔的“江南 style”改成了“吐鲁番 style”，全场因为他的出现而达到狂欢的高潮。一曲欢快的“吐鲁番 style”唱罢，依不拉音用深情舒缓的曲调，唱他自己创作的歌曲：“听母亲说，出生时我是个可爱的孩子，听父亲说，我出生在光明的世界。母亲亲吻着我的脸颊说，曾经的你眼睛闪烁着光芒，你一双乌黑大眼，不知是否中了邪啊儿子。母亲请不要哭泣，不要落泪，您的愿望使我对生活更加向往，用我心灵的眼睛看到了全部，感受生活的光明世界……”阳光照在依不拉音的脸上，歌声在春天辽阔的天地间飞扬，维吾尔音乐，那种又热烈又恬静，又温柔又朴素，又含蓄又率真的品质让我久久难忘。依不拉音的歌声，那么丰厚而柔软，让我瞬间眼泛泪光，又感到温暖坚强。“用我心灵的眼睛看到了全部”，生活的热爱与艺术，生命的坚韧与尊严，就是这样令人敬畏。

有句话说，越是接近自然的地方，越有与众不同的艺术；越是边远之地，越有别样的美食。除了流金淌蜜的桑葚、杏子、葡萄、甜瓜以外，那

只用清水煮过就美味非凡的羊肉，那没有任何添加剂的香甜嫩滑的牛奶和酸奶，那散发着麦子、玉米、高粱等作物醇厚芳香的馕饼，都让人念念不忘。季节的恩赐和食物简单纯粹的慰藉，就像窗外灿烂阳光下的花蕾，盎然舒展，让我总是分不清，那是幸福的味道还是对生活肃然起敬的感觉。

我总是怀念我在吐鲁番阡陌纵横的巷子里流连忘返的时光。上湖村古树巷那满是皱纹的老土墙、鄯善县蒲昌村静静流淌的坎儿井水、葡萄沟青蛙巷的土炕坑，都在诉说着光阴的故事。而最让我惦记的是高昌区的一条桑树掩映的小巷，名为“书香巷”。之所以叫做“书香巷”，是因为一位叫做努尔丁的老人。1951年出生的努尔丁大叔自小失去母亲，因生活所迫，三年级就辍学打工挣钱，但他对于书籍的迷恋却一点没少。只要有钱，努尔丁首先想到去买书，村民们总能看见他在乡间小路、田间地头看书的身影。后来，努尔丁大叔当兵、当教师、当干部，从来没有放弃对书籍的痴心热爱。退休后，努尔丁大叔成为一名普通的农民，但是他所收集的书籍已达到四万多册，还有很多珍贵的历史图片、地图等资料。在乡政府的帮助下，“努尔丁书屋”建成，而他所居住的地方被命名为“书香巷”。村民们喜欢在书屋看书交流，孩子们放学后愿意在书屋写完作业再回家。努尔丁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成了一盏温暖人心、播撒书香的明灯。在桑树下，听努尔丁大叔的故事，炽烈又寂寥，纯真而深情。对我来说，仿佛再远的风尘苦旅，抵埠时半生都过去了，却在一个老人身上学到了厚重，学到了淡然。在阳光最为眷顾的地方安静的行走，与光阴日月融合在一起，平凡的日子，既恬淡如水，又端庄尊严。这就是音乐、诗歌和书籍带给人们的精神力量。

离开吐鲁番时，赛尔克甫所有的村民都聚集在村委会送我，他们把在家里做的羊肉、拌面、抓饭、酸奶和馕都拿过来，只为了让我再尝一口吐鲁番的味道。千叮咛万嘱咐，希望我在桑葚熟了的时候，再回来看看。我含着泪，努力记住这淳朴深情的吐鲁番味道。相遇很短，思念很长，过去的一切，都成为了亲切的回忆。

我们回到湖南后，努尔丁大叔的书屋里多了一张图片，那是我们全体援疆队员离开时，吐鲁番的老乡们倾城相送的照片。那泪流满面、依依惜别的深情像一条岁月的河，时时洗涤着我的灵魂。我知道，赛尔克甫村的老乡们还是会遵循着他们的生活美学劳作、生活；盲人歌手依不拉音仍然会用心灵的眼睛看到世界的全部；努尔丁大叔的书仍然会让那里的人们寻找到更真的灵魂……美和人民，就这样成为了我余生继续膜拜的两座神祇。

滚滚红尘中，我可能忘却很多事，但我生命长久的记忆里，我邂逅的新疆，这诗一般的画面，这情一样深梦一样美的另一个故乡，心灵的故乡，让我成为永远的旅人：那五月的阳光，桑葚熟了，那些白色、红色、紫色、黑色的桑果像一盏盏小灯笼，挂在枝头，挂在树梢，在遥远的故乡，那片心灵的故乡，欲说还休……

姜欣，湖南省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。曾任吐鲁番市委副书记、湖南省第七批援疆工作队总领队、指挥长。

